

来宁治疗的汶川地震伤病员赞南京就像家一样 “这一夜睡得最踏实”

他们从四川重灾区而来,在前天下午入住医院后,受到了贵宾的礼遇。各大医院都准备了四川口味的菜肴,医生们通宵达旦地会诊检查,护士们一对一地陪护,心理医生、四川籍志愿者和他们聊天,疏导心理。他们说:“到南京就像到家一样,这一夜,我们睡得最踏实。”



204名四川地震重伤员抵达南京接受治疗

伤员:谢敏,23岁

救治单位:江苏省中医院

13天了,昨天睡得最踏实!

“这一觉睡得太香了!”昨天清晨,谢敏一觉醒来后,沮丧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告诉记者,地震发生10多天来,他第一次睡得这么踏实,睡得这么香。

前天下午飞机时,谢敏脑子一片空白,他甚至连爸爸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直到医生驱车40多公里,将他安置在省中医院,他才缓过神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

谢敏告诉记者,地震发生时,他正在工地上干活,由于周围没有很高的建筑物,他躲过了一劫。不料,爸爸却被深深埋在围墙废墟下,再也没能睁开眼睛。谢敏不能接受爸爸不幸去世的事实,他反复念叨,“地震那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我爸爸还叫我骑车要小心一点,注意

安全,他自己却……”谢敏告诉记者,从大伙住的帐篷里到小百货店,必须要经过一段围墙。5月18日,他去买东西,路过那段围墙时,刚好发生了余震,结果倒塌的围墙把他右腿两根腓骨砸断了。由于华西医院“人满为患”,他的腿只做了清创处理。

人住江苏省中医院第一天晚上,该院就组织了骨科的“精兵强将”,为他做了手术,而且很成功。

“医院很人性化,服务非常周到!”谢敏的母亲说,转到南京时,他们什么也没带,医院早早为他们配好了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医院还给我们每个病床陪护的家属发了一瓶辣椒酱。”谢敏的母亲说,这是

她的最爱。以前在家时,她一天三顿,顿顿吃辣,“今天,在南京也吃上了”。

据了解,为了救助四川灾区来的伤病员,江苏省中医院腾空了骨科西六病区的病房,作为“特护组”,并连夜开会制定了一套护理预案,安排了部分四川籍的医护人员和南京的志愿者对病人进行一对一的陪护,根据病人心理受伤的特点,他们聘请了中医药大学心理系的教授专门对陪护人员进行了心理危机干预的培训。为了让病人有家的感觉,医院还在每一个病人的床头,放了一朵粉色的康乃馨。医院还请来了营养师,针对病人的口味和治疗的需要,专门烧制了四川口味的菜肴。

伤员:唐佐富,75岁

救治单位:中大医院

医生护士就像我的亲人

对于75岁的唐佐富来说,南京是那么陌生,别人都有亲属陪着,可他是只身一人从华西医院被转到南京中大医院来。在前天下午刚转进医院时,老人什么也不愿意说,只是呆呆地望着外面——因为他的儿子在地震中至今下落不明。在地震中他的腿骨折了,右肩部关节脱臼,脸上受伤被缝了好多针。

因为没有家属陪同,中大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格外照顾老人,安排了护士一对一地专职照顾老人。晚上,医生们首先给老人会诊,帮他的右肩部脱臼部位进行复位,复位后老人感觉舒服多了。从发生地震到现在老人没洗头、没洗澡,双脚沾满了泥土,指甲里全是黑色的污垢,护士们又赶紧给老人擦洗身体、洗头、剪指甲、洗脚、换干净的新衣服。可是老人还是不说话,医院

专门请来心理治疗医生,还请来四川籍的大学生志愿者小曾。一听到熟悉的乡音,老人倍感亲切。“是老乡啊。”老人和小曾以及医生攀谈了起来。

老人说,地震那天,他正在家里。突然房子颤动起来,他想跑出屋子,可是来不及了。他感觉上面有东西压下来,打在右脸上,生疼,随后房子就塌了,他眼瞅着房上的梁、瓦都压了下来。“我就感觉自己被压在底下,腿也被什么东西砸了,疼啊,动不了了。”地震过后,乡亲们用铁锹等工具把唐佐富从废墟中刨了出来,送到了医院。醒来后,唐佐富第一个意识就是赶紧叫老乡去帮忙打听儿子、儿媳、孙子的下落。回来时老乡一脸沮丧和为难。“我就知道他们活不了”。媳妇和孙子都被深埋在了废墟中,无一生还。而

在外打工的一个儿子也联系不上,另一个儿子也下落不明。唐佐富嘴角颤抖起来,说不下去了。

见老人难过,小曾和医生护士鼻子一酸,“在这安心住下吧,南京现在就是您的家”。“好,好,谢谢了。”老人使劲点着头。

据了解,前天晚上,中大医院的医生们通宵帮20位四川伤病员检查了身体,处理伤口,清洗身体。同时心理医生也被安排在病人身边,开始心理护理。经过初步筛查,发现有三位患者因为没有家属陪护,表现出紧张、焦虑、烦躁和冷漠的情绪,于是他们晚上对每一个病人进行心理筛查,综合各种信息资源,昨天一早整理出详细心理病历记录。心理医生除了对病人的心理评估外,还对陪护的家属进行一个心理干预,同时请来四川籍志愿者辅助治疗。

伤员:肖菊芬,38岁

救治单位:南医大二附院

能洗头,真好

地震后10多天来,肖菊芬的眉头就没有舒展过。灰头土脸从废墟中爬出来捡回一条命,她已经不敢奢求其他。昨天入住南医大二附院之后,还是护士长注意到她头上粘成一团团的脏头发。头上很痒,她就不停地用指甲抓,一块块大片掉下的头皮将洁净的被单都弄脏了。

昨天早上8点,护士长端起小脸盆,手把手为她洗了地震后的第一个头。吹风机将头发吹干,捡起散发着清新柠檬味的落发,肖菊芬纠结的眉头终于展露笑颜:“这是我地震之后洗的第一个头,真好。”24名人住南医大二附院的伤员,每一个人都在昨天早上洗了震后的第一个头。8岁的伍怡很高兴,大声谢谢给他洗头的护士姐姐。

昨天晚上,来自四川的伤员一经安定下来,南医大二附院的专家们就忙活开了。一份归属二附院收治的24个病人名单上显示,该院收治的都是从重灾区死里逃生的危重病患者,其中最多的就是骨折病人,腹腔外伤和内伤的病人也多,年纪最大的85岁,最小的8岁。南医大二附院专门开辟了一层楼给24位伤病员抽调最优秀的医务人员。爱心病区是原来的妇产科腾挪出来的,两个病人一个房间,粉红色的墙壁上还挂着崭新的液晶电视,所有的卫生用品都是新的。

为了确保伤员的生命安全和康复治疗,所有伤员的病情必须在入院后的第一时间全部摸清,爱心病区的医护人员们通宵达旦,察看了全部伤员的病情,对伤口进行了清创和重新处理。记者了解到,物理诊断科、放射科、检验科全加班,检验技师到床边为每一位伤员抽血,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发出报告。

通讯员 何松明 程守勤
见习记者 单纯 沈晓伟
快报记者 钟晓敏 赵丹丹/文
快报记者 赵杰 唐伟超 施向辉/摄

■他们在南京

地震后,不爱学习的孩子说 我现在特别想读书

“叔叔,我特别想学习,想读书。”在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外科病房里,记者见到了14岁的孩子董云飞,因为伤势比较轻,云飞的精神恢复得不错。在与心理干预专家交流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要读书的要求。

没带课本,躲过一劫

在地震之前,董云飞生活在一个小康家庭,妈妈在苏州打工,每个月有将近3000元的薪水,父亲就在红白镇上开了个家具厂,一家三口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云飞是个调皮的孩子,不爱学习,喜欢打游戏、打篮球。爸爸妈妈和学校的老师都拿他没办法。5月12日下午,云飞因为贪玩,语文书没带就去学校了,上课后老师发现他没带课本,就让他回家拿。从学校到家只需要5分钟的路程,他的家在红白镇的公交车站后面,刚刚走到车站旁的小巷子,他就摇晃起来,随即就看到巷子里的房子倒下来,他拼命地跑拼命地喊,可还是被倒下来的房屋压到了腿。不一会,他看到爸爸了,爸爸将他

抱到菜地后立即又到红白中学去救其他学生了。

现在想上学读书

就在记者采访的时候,来了一位瑞金北村小学的学生叫徐晨晖,他今年12岁,比云飞小两岁,他妈妈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普外科的护士长,“利用”妈妈的职务之便,他来看望云飞,并且给他带来了书本,有《儒林外史》、《我要做个好孩子》……还特地用自己的零花钱给云飞买了一盒德芙巧克力。

“我现在想上学还没有地方。”云飞有点遗憾,在病床上,他想补习一下自己的功课,只可惜,灾难来得太突然,一本书也没有带出来。在一旁陪伴的爸爸董明华说,这次地震后,云飞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云飞突然想上学,想看书,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云飞说,他们班52人,现在已经确定30多人遇难了,他们的学校也已经成了废墟,那些成绩好的班长、学习委员都已经不在人世了,自己还能继续读书真是幸运。

通讯员 毛剑秋 快报记者 安莹

受伤的手已不太疼痛

94岁老人转出重症病房

在到达南京的193名四川灾区重伤员中,入住鼓楼医院的老人马清云是年龄最大的,今年已经94岁了。前天晚上,经过连夜的手术,朴实的老人已经转危为安,现在精神不错甚至见人就拉拉家常。

邱勇主任告诉记者,老人的左手臂伤得很重,手前臂有一长约5厘米左右的皮肤缺损,而且已经严重感染。前天下午,老人到达鼓楼医院的时候,神情萎靡,呼吸缓慢,心跳只有60次/分钟,如果不及治疗,毒素进入全身,不仅手臂保不住,可能命也保不住。所以,鼓楼医院专家们昨晚争分夺秒紧急为老人进行了手术,麻醉师采用对老人生理干扰最小的区域麻醉方法,使老人处于清醒状态,一边手术,一边与老人沟通,以便掌握老人手术的各种反应,半个

小时即成功地为老人完成了手术。昨天,南京鼓楼医院骨科主任邱勇教授来到ICU重症监护病房,看望了马清云老人,经过ICU一夜的精心监护,现在病情非常平稳,老人热情地与邱勇主任拉起了家常。老人用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邱主任:“这次大地震,解放了邱,医生给他治病,非常感谢。他还说,他有3个儿子5个女儿,2个儿子死了,老伴受了点轻伤,地震把他家的房屋全震塌了,他的家人和乡亲们都离开家乡,迁到其他地方去了。现在他受伤的手已经不怎么疼了。昨天上午11:20,医院将生命体征平稳的马清云老人转出ICU重症监护病房,回到骨科爱心病房进一步观察并进行康复治疗。

通讯员 刘宁春 张可欣
快报记者 刘峻

他已不能行走,而儿子明天将要出狱 要能看到儿子多好

昨天下午,在省人民医院外科楼15楼的脑外科病区,记者碰上了一位50岁来自绵竹的伤员彭清全,他已经高位截瘫,双腿虽然还在,但基本上没有任何知觉,也许将在轮椅上度过余下的日子。来自医院院办、应征医院青年志愿者的四川籍的程柯威正陪着他,彭清全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看看自己的儿子,而他的儿子明天将刑满释放。

老彭告诉记者:“这两天,儿子就要出来了。”原来,老彭的儿子由于6年前误入歧途,一直在绵阳监狱服刑,明天也是儿子刑满释放的日子。“他还不知道我这会儿正躺在江苏省人民医院呢,也不会知道他妈已经走了。”说到这里,老彭泪流满面。他告诉记者,自己家住绵竹农村,平时一直在成都市里打点零工贴补家用,而妻子则在家务农。5月麦熟,老彭回家和妻子一起打麦子。5月12日下午,他正在家里打瞌睡,妻子在屋外整理工具时感觉“地在动”,急忙回屋想把老

彭拉出来。就在两人走到门口的一刹那,房子和外墙一起倒掉了,而坍塌的房子就砸在了妻子的头上,“她当场就倒在了我的怀里”。地震中,老彭也被坍塌的外墙砸中,当时就不能动弹。地震过后,周围没有受伤的居民赶来救他的时候,他的妻子还在他的怀里静静地躺着。

程柯威告诉记者,老彭和妻子感情非常好。妻子体弱多病,患有胆结石、肾结石、糖尿病,但老彭始终不离不弃,一直悉心照料。程柯威问了老彭的主治医生,他还能不能康复?省人医骨科医生李翔遗憾地表示,他愈合的可能性很小,也许将在轮椅上度过一生。

老彭说,儿子服刑期间,自己每个月都去看他。儿子是个好孩子,6年前只是一时糊涂啊。他受伤后,就再也没有和儿子联系上。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到儿子回到他身边。“我想我看到他就会好得更快。”老彭这样说。

通讯员 周宁人
快报记者 刘峻



第一批到达省人民医院的伤员



医生正在了解伤员的情况



曾参加过唐山地震救援的老医生来看望伤员